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雙鳳奇緣  
第六十回 斷腸詩猿啼鵑喉 洋河水玉暗香沉

詩曰： 昭君含淚手捶胸，一片相思總是空。

往日恩情付流水，南柯夢裡再重逢。

話說昭君聽見內侍一片言語，由不住兩淚交流，便問內侍：「攔阻哀家何意？哀家既到此燒香，焉有不上浮橋之理？」內侍不敢再奏。昭君又對番王道：「妾陪狼主一同上去走走。」番王點頭，吩咐內侍將牲禮香燭擺到橋上伺候，內侍領旨而去。番王同昭君下了玉輦，慢慢緩行，王龍等後面跟隨，走到浮橋上面。這橋造得十分險峻，下面白浪滔天，好不怕人，但見這座浮橋：

高有百丈透雲霄，千里路長正迢迢。

一帶欄杆橫鐵索，往來直費路幾傳。多少人夫來造起，錢糧無限盡花銷。橋下水聲響不住，沖天匹練浪滔滔。波中一望失兩岸，四處綿鱗影亂跳。起造功夫非一載，苦死若干好兒曹。十六年來功方竣，只為娘娘把香燒。

番王同昭君上了浮橋，昭君在橋上四面一看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暗叫一聲：「漢王呀！你可知昭君今日為你守節，在浮橋上面了結終身也。」想罷，免不得苦在心頭。有內侍奏道：「請娘娘燒香禮拜。」昭君聽說，便點一點頭，輕移蓮步，走到浮橋，朝著水面，焚起一炷長香，暗暗苦訴水神道：「念信女昭君，生於越州，嫁與皇宮，幼讀詩書，頗明大義，不料為奸人播弄，遭此不測。今雖奸人授首，大仇已伸，而惡緣不了，貞烈要全，特到浮橋，禱告三清大帝、過往神祇，鑒奴之心，終不忘漢，全奴之節，死不戀番，望諸神虛空感應，能把奴身從波浪中帶回天朝，奴雖死猶生也。」

祝告已畢，將香插在爐內，大拜八拜起身。番王叫聲：「美人，橋高風大，吹得面上冷森森地噤人，今日已燒過香、了過願，快些打點回宮，不可又誤了今日良辰。」昭君聽說，好似萬箭鑽心，十分苦楚，又想到：「番王好癡心也，件件事兒都依奴家，一心要買奴心，指望與他成親，不知奴心鐵石之堅，一心只想漢王，豈能將心向你？狼主呀！你也空自費心，只管用盡傾國之財，建造此橋，被奴哄騙到此，哪裡為你燒香了願，總因奴心中要全貞烈，以報漢王。」想畢，將身倚著橋上欄杆，癡癡望著潮水，也不動身。番王帶笑叫聲：「美人，此橋無一點風景，何須遊玩？不如快些回去取樂罷！」昭君聽見番王催促，又暗叫一聲：「狼主，你只管這般逼迫，分明是奴的催命鬼到了，罷罷！奴還換什麼時辰呢？」昭君正打點將身來跳那水，忽叫一聲：「且住，想番王雖未曾與他成親，遂他之願，但蒙他許多恩情，眷戀於奴，奴今日在浮橋上面，永別終天，也不免留詩三首，答謝番王便了。」因信口占道：

一首

南國名門宰相家，香閨深鎖玉無暇。  
古今烈女天貞節，一馬雙鞍禮上差。

二首

非奴福薄來欺主，青史難標大節名。  
從此別離成宿恨，但留孤塚在番城。

三首

二九之年別漢宮，片雲掩月到熊京；  
玉容不似塵一點，耽擱番王十六春。  
昭君將這三首詩信口吟來，不致緊要，但是她一段愁腸，引出無限愁景來，怎見得？只聽那：

斷腸悲怨出聲聲，薄霧迷漫助悲吟。

山中野猿啼出血，叫得怪石狠峻崢。

樹上杜鵑流血淚，林木響得格錚錚。

飛禽驚得翅不起，走獸嚇得步難行。

漁人不敢來下釣，收了漁竿返柴門。

樵子斧柄都掉了，倚著樹木只出神。

田中農人白瞪眼，忘卻插秧想收成。

書齋伏案掩晝午，不聞裡面讀書聲。

牧童橫笛吹不響，牛背上面跌埃塵。

過客不敢貪趕路，旅店愁增思鄉情。

佳人無故停針線，怕到妝台理烏云。

高山幾座都變色，青障碧風現怪人。

河水滔滔千層浪，掀天簸地好驚人。

樹木枝葉多零落，花枝抖戰不肯停。

一眾文武都酸足，多少觀者贊釵裙。

內侍嬪妃總掉淚，惹起悲愁苦十分。

此刻只有王龍一人心中明白，知道娘娘不是來燒香了願，乃是來斷根絕命，可惜番王不悟，還要苦苦強逼成親，某欲代向前說出真情，番王怎捨得娘娘尋死，豈不誤了娘娘萬世芳名？某只好袖手旁觀，不言不語，看著船沉。娘娘呀！想當初和番之時，滿朝文武都不中娘娘的意，單要王龍相伴，雖是微臣份當如此，只苦殺王龍陷在番邦，十六年不能回轉天朝，這也罷了，只是王龍若有娘娘在世，或可回朝，得見漢君，使某夫妻團圓；從今與娘娘在浮橋一別，不獨今生休想回朝，且流落此地，怕只怕王龍性命也活不成了。不言王龍一旁思想，十分憂悶。

再言昭君，正將三首詩吟詠已畢，忽見白洋河內狂風陡作，巨浪騰空，慌得兩旁內侍急用掌扇來遮，番王又叫聲：「美人，橋上風大了，是不當要的，快些回去罷！」昭君聽得番王十分催促，已知命在旦夕，把眉頭一皺，銀牙一咬，叫聲：「內侍，將香拿來！」內侍答應，取香遞與昭君。昭君接香在手，叫聲：「嬪妃內侍且退下些。」此刻心中一陣悲苦，怕的番王見疑，不好放出哭聲，把兩行眼淚向肚內咽將下去，便暗暗叫一聲：「薄倖漢天子，有仁有義的林皇后，一雙年老的爹娘，奴從此要別你們去了，你們在中國也不知道哎？願不得許多了！」心中一恨，就將身向白洋河中一跳。未知昭君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